

曾暗流湧動的反恐挑戰

香港電台主持人唐若韞三月二十八日在時事節目《脈搏》中恣意抹黑新疆少數民族人權現狀、公然散布謠言為國際反華勢力助威。如此惡劣的言論，香港電台竟在回應有關市民團體的抗議時稱：「審視全部內容後，認為既無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也沒有違反『香港電台約章』。」

至今，港台官網的節目簡介赫然寫着：「中國近年大幅收緊宗教自由，打壓穆斯林……新疆大規模關押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其他穆斯林。」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新疆人，對此的嗤之以鼻要遠遠大於憤怒，畢竟對無知的最有效回應便是忽略它。如果唐小姐能坐下來認真收看CGTN最新發布的第四部新疆反恐紀錄片《暗流湧動——中國新疆反恐挑戰》，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會認清自己跳樑小丑的「袁樣」。

這部披露了大量獨家專訪和畫面的紀錄片，深入採訪了暴恐事件遇難者家屬、在反恐一線的警察、深受極端思想蠱惑的年輕人和長期潛伏在體制內的「兩面人」。

該紀錄片披露，曾在一次暴恐組織抓捕行動中因受傷獲得「反恐

英雄」稱號的希爾扎提，巴吾東在政法系統屢獲升職。有了職務的他竟萌生出「有自己國家」的夢，主動接觸宗教極端思想的頭面人物。他不僅扶持極端宗教人士控制信眾，還扶持企業家用獲取的利潤資助境外「東伊運」組織，並在打擊恐怖主義時「巧妙」地放過那些尚未暴露的暴恐分子。

正是許多這樣兩面人的裏應外合，讓新疆反恐工作陷入了艱難的屢禁不絕。但人民始終相信新疆，有能力保一方安寧，有責任告天下安瀾。



▲CGTN發布的反恐紀錄片。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開口跪」

「開口跪」是一個網絡流行語，大概是聽到人開始說話或者唱歌的時候，由於驚訝被對方震住了，「他一開口，我就跪了」。「開口跪」有兩個截然相反的意思，一個是對方的聲音實在太好聽，好聽得我要「跪着」聽完全程，另一個是對方的聲音實在太糟糕，一開口就把我「嚇跪」了。網絡上藏龍卧虎，「開口跪」的經歷實在太多，而現實中的機會則少了很多。剛好最近，我就經歷了一次「開口跪」的體驗。

在一個悶熱的午後，轉過街角，突然發現一隊街頭樂隊在表演。在人來人往的火車站前，四個人組成的樂隊，周圍圍了一圈人，恍惚之中彷彿將鬧市變為舞台。此前見到的街頭藝人，多半只有一個人，藝人自己唱歌，用自己攜帶的音響伴奏；也有自己背一把結他，自彈自唱的。眼前這個四人樂隊，可以算是街頭藝人中的「豪華陣容」了——四個人，主唱自己彈結他、鍵盤手、貝斯手、鼓手。他們大概都是三十多歲的樣子，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為什麼亞非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遠低於歐美？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二十五個國家中，人均收入排名第一的美國每百萬人就有一千五百八十人死於新冠肺炎，英國每百萬有一千八百六十二名死於新冠肺炎，印度、泰國、中國死於新冠肺炎者分別為每百萬有一百十五人、一人和三人，尼日利亞和埃塞俄比亞每百萬人中分別有十人和二十二人死於新冠肺炎。

公共衛生危機一般對貧困國家的打擊遠大於富裕國家。美國的少數族裔、貧困社區在疫情中生命損失更大，但全球情況並非如此。曾獲普立茲獎的美國醫生 Siddhartha Mukherjee 發文，稱其為「流行病學上的懸疑案」。亞非國家是否大幅度低報死亡人數？從大勢來看，這種可能性極小。

為何亞非人民在疫情中生存率更高？科學家提出幾種可能性。一是亞非國家的人口較歐美發達國家的年輕，美國因新冠死者百分之八十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特別是住進養老院的。二是較溫暖的亞非國家人們戶外活動多，還常開窗。三是不同國家人民的免疫系統有別。之前經歷過禽流感、豬流感、非典等的亞非人民久經考驗，所以這次死亡率低。四是亞非國家防疫措施更嚴格。疫情爆發後，盧旺達、越南等不少國家立即嚴格執行「口罩令」、社交距離、控制境外輸入。

以上因素聽來都有道理，但這樁懸疑公案的最終謎底目前還無法揭曉。美國人不妨兩相比較，看看自己國家的政府機構、商業實體、民間組織、普通民眾等各層面的防疫表現能打幾分？自詡天下第一，最富最強，卻被疫情打臉，實在愧對那些資源有限、民生艱難卻努力抗疫的亞非國家。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小公園

聚談之樂

以前，串門聊天是每天必做的功課。特別是夏天，左鄰右舍端着飯碗，聚在大樹下吃飯，自成一景。此時吃啥不重要，重要的是聊啥，找到有趣的談資，這頓飯會分外香，就像現在的人吃飯要找「下飯劇」。飯後，鄰居散去。時間又屬於廠子裏的同事，或相交多年的朋友。那時沒有手機，更無微信，聊天都在現場，見面無需預約，定時定點，聚談自動開始。

夜間聚談的一律是男性，照例每人要泡一杯茶，茶葉不拘優劣，水管夠，談多久，以喝空多少個熱水瓶為計量單位。有時談興太濃，月光滿地了，沒水續了還停不下嘴。不願獨守空房的女人來找自己男人，進門第一句：一猜就是在這兒。可

見，男人出門並不說明去向，但鎮上的聚談點，大體是有數的；人際圈子，也是固定的。用我老家話來說，兩根手指捏田螺——穩拿。

聚談的人，千姿百態，有天生的段子手，有的見面就鬥嘴，還有的是供銷員或跑長途的司機，帶着異地的新鮮事，一到場，大家精神一振。另有一些人，很少說話，參加進來，彷彿只為聽眾。偶爾插上一兩句，也是不關痛癢，彷彿專為說話者一個喘口氣的機會罷了。

最近，我有些迷上播客。閒下來，聽着談話節目，似乎回到了幾十年前聚談的夜晚。那些妙語連珠、面紅耳赤，以及天南地北，怪事奇談，帶給人快樂。而我就

是當年那個不說只聽的人，在別人的故事裏消磨自己的時間，也獲取一些以往不知道的知識。

最早的中文播客產生於二〇〇三年，去年迅速崛起，據說二〇二〇年中文播客的數量新增一萬倍，相比二〇一九年增速提高了五倍。這讓我有點吃驚。不是說，我說你聽這種單向傳播早已過時、新人類更願意參與和互動嗎？播客的襲來，提醒我們要反思這個認識。或許，參與和旁觀同樣重要，就像訴說與傾聽一樣給人樂趣。安靜地聽，給了人更多有人陪伴的踏實感。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時代的洪流、跨過國度的藩籬、突破種族的隔膜，合作建立文明，那就是文字的力量。

從書店原子筆貨架旁悄悄移動到電腦用品櫃前的我，不會在一班正搜尋合意減價電子產品的顧客身旁，批評不閱讀、只愛上網和電競的人，那是基本的尊重，喜歡文字與否，沒有高下的分別，只是運用時間與表達記錄方式不同。網絡遊戲一向非我所長，我還是喜歡閱讀與寫作，就算看似一頭笨拙又未進化成功的恐龍，在這世界蹣跚而行，也煩請大家留留神，別肆意踩踏我的尾巴，因為恐龍暴怒時，是不容小覷的。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一、四見報

別踩我的尾巴

書店搬遷減價，在文具部購物的我身旁出現兩名男子。不知他們為什麼走進書店，只聽到一人說：「原子筆都減價……」另一人隨即高聲回應：「我不寫字很久了，現在還有人識字嗎？」他一臉不屑，像洞悉世情，自覺道出了充滿諷刺意味的金句。縱然本人耳聞目睹過類似情況與論調無限次，對視文字如歷史殘跡的人也不反感，但在那兩小子一唱一和中，頓時覺得自己像變了經典動畫《聰明笨伯》(The Flintstones, 又名《摩登原始人》)裏那頭桃紅色的恐龍「匈奴」，如披上了石器時代的獸皮，要立刻摸摸自己的尾椎，看看進化完成了沒有。

這個世代，影音與視頻好像取代了文字傳播信息和表情達意的角色，但其實那只是表面現象，人類的生活仍離不開文字

字。不擅文字沒問題，人各有所長與所好，生存空間多的是，但少用文字不代表就是潮流教主，輕視文字也不會讓自己顯得時尚。不明為什麼科技越發達，部分人越愛故步自封，喜歡將文字視如童年的玩具，着力為它貼上過時與幼稚的標籤，然後劃清界線，自大地戴上高瞻遠足的假面具。

從事寫作的我，由衷感激仍看文字的讀者。閱讀非速食，那是一個牽涉多個步驟的過程，既要認讀，又要理解，更要配合想像加以感受、體會和思考，無論所看的東西深淺程度如何，實用還是文藝，也要消耗時間與精神，因此別人看自己的作品，必須感恩。我認為書寫與閱讀，是古往今來數之不盡的人，一起默默打造的工程；於一寫一看間，共同穿越

現代兒童文學

香港回歸祖國至今二十四年，教育事務浮游不定，經年改變。除了國民意識，我覺得尚要提升學童以至年輕人的中國文學根基。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從兒童文學傳授語文的趣味和內涵，藉着文字

刺激年輕人的求知欲望，以及開拓想像，較之從小學習功利主義和實務知識，對年輕人的身心發展更有幫助。

日本的兒童文學家上笙一郎曾說：「所謂兒童文學，是以通過其作品的文學價值將兒童培育及引導成為健全社會一員為最終目的。」由此可見，教育性是兒童文學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所謂教育性不一定要把道理說得明白，又或將傳統道德

價值觀直接向兒童灌輸，而是將相關的信息潛移默化地推行。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可以從生動有趣的故事中，向兒童隱隱傳遞正確的生命價值，從而形成正面和具意義的影響。

大部分兒童文學都在敘述具趣味性的故事，以便提高兒童閱讀興趣。該類讀物並具有多樣性的體裁，例如童話、神話、傳記、戲劇等，藉此為兒童讀者帶來新鮮感。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貶低兒童文學的知識性，不少兒童都對科學或自然知識甚感興趣，反映他們對世界充滿好奇。

我兒的學校每月都向學生派發讀物，要求學生閱讀及撰寫簡單的報告。疫情停

課之前，我兒收到的讀本是冰心的《繁星·春水》，全書都是作者的詩作精選。雖然我覺得小學五年級學生未必能夠領略各首詩作的意境和涵意，但作為進入詩詞的大門，我仍然欣賞學校的推薦。為了提升我兒的閱讀興趣，我家自行購買了漫畫《三國志》予他作為課外讀物。漫畫的內文較為簡潔，但有生動的圖像展示人物形象，同樣能傳達英雄人物的故事。我相信不同的書本可以發揮文學特性，對學童的成長同樣有益。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難得一見的口罩歌劇

各種表演藝術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大無疑是聲樂。張口放聲高歌是防疫大忌。因此隨着疫情稍退，歌劇、合唱的演出復甦最慢。正在進行的香港藝術節儘管個別節目現場演出，但是歌劇還是欠奉。由於製作龐大，疫情形勢如轉下坡，全部泡湯。

相信很少人會預料，首部疫後演出的完整歌劇，由香港演藝學院創造歷史。三月下旬演出的莫扎特《伊多美尼奧》三小時巨著，一周內演出三場，由該院音樂學院和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聯手合作，動員近八十位獨唱、樂隊、合唱同學，加上逾百人幕後燈光、服裝、布景

等製作人員，合力炮製這部鮮有演出的歌劇瑰寶。整個演出、製作嚴謹流暢、一絲不苟，讓這所藝術少林寺，展現香港演藝的明天。

我出席了三月二十七日的最後一場，演出最突出之處，當然是台上所有演出者全程戴着口罩演唱（見附圖），連單獨在台右方的古鍵琴手也口罩不離。這大概是歌劇演出史的首次。各人迎難而上，勇氣可嘉。

由三十六人組成的演藝交響樂團首先奏出序曲，樂隊在樂池的聲音較小，管樂聲部更有膠板分隔，但在指揮徐惟恩下，伴奏頗為到位。序曲結束前，幕幕垂垂升起，



歌劇女主角流亡公主伊莉亞單獨在台上，一開聲，震懾全場。擔任女高音的張瀟丹，以純正意大利發音，如泣如訴唱出委婉哀愁，其唱腔溫馴甜美、感情豐富，加上不錯的演技，每次完成詠嘆調，引來一陣陣掌聲。

中場休息時，向坐在後面的聲樂系主任阮妙芬教授請教，才知悉張瀟丹是位來自深圳的聲樂四年級

本科生，這次演出是她首次擔任主角，前途無限。

在場也遇上香港「歌劇之父」盧景文教授和夫人，閒談中得悉對戴着口罩演出有點不習慣。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有生之年曾幾何時聽到全台獨唱、合唱口罩版本的歌劇？那也許是為藝術作出的另類犧牲，為的是在完全停擺逾一年之後，可以為現場聽眾演出既精彩又不失安全的歌劇。歷史會記載這一刻，到時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在場。



樂問集 周光慕

逢周一見報

悼阿榮

臉書上的朋友，百分之九十五來自台灣，於是，四月二日上午開始，一條接一條的臉書推文，將台灣的慘劇連同哀痛、哀悼、哀傷一股腦地湧到我的眼前。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阿榮——

阿榮今年二十一歲。三年前，他中學畢業，考入職業學院，讀消防專業。在花蓮鄉下長大的他，結實健壯，特別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年輕的果敢和堅毅。我每

次到台北，他都會抽出時間陪我去寧夏夜市，吃整隻的烤魷魚，然後去民權路上兜風。他騎着機車，讓我坐在後面，夏天的夜風那樣清爽。他前些天跟我說，這個夏天，他就畢業了，初步定下來去台中做消防員。他還發了一張穿着消防員訓練服的相片給我，陽光下，笑容燦爛，透過相片，我聞到了生活的甜蜜。作為朋友，我真替他高興。

那天早上，他背着灰色的帆布

書包，裏面應該是幾件換洗的衣服——他與我一樣，都是處女座，愛乾淨得很。他在學校隔壁的那家早餐店吃的蛋餅，然後搭早班捷運到了台北車站。就在他登上四〇八次太魯閣號時，他還興奮地自拍了一張相片，發在了Instagram上。笑容依然那麼清純，燦爛。然後，就再沒有然後了。他的生命永遠地定格在了這張相片上。

起初，我還抱着僥倖，希望阿榮不過是短暫失聯。四月三日一早，我就在死者名單中找到了阿榮的名字，眼淚瞬間掉了下來。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